

默生 著

错位的爱

CUOWEIDELAI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错位的爱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 书 章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世纪作家文丛/海梦主编.——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2000.5

ISBN 7-220-04973-0

I.新... II.海... III.文学-作品综合集-四川-当代 IV.I218.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27922号

CUOWEIDEAI

错位的爱

默生 著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技术设计
责任校对

出版发行
网 址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印 刷
开 本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印 数
书 号
定 价

蒲其元 刘桂莉
智多星
古 蓉
宓 月

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市盐道街3号)

<http://www.booksss.com>

E-mail:scrmcbbsf@mail.sc.cninfo.net

(028)6679239

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

787mm×1092mm 1/32

9.375

203千

2000年7月第1版

2000年7月第1次印刷

1-6000册

ISBN 7-220-04973-0 / I·740

19.80元

■ 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联系调换。

跋

这《错位的爱》想要写的，实在只是我周围老百姓中平淡得不能再平淡的人生小故事。

这中间，跨越的时空太长，发生的事件太多，从三十年代到五、六十年代，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去驾驭。

好在当我蹒跚学步、当我背着书包上学堂、当我一天天长大成人的那些日子，还是多多少少身受了两个社会交替时的风风雨雨的。

因为从小生活在那种嘈嘈杂杂、破破败败的木板小青瓦四合天井的院落，张家吃肉、李家喝汤，周围团转都一目了然，老老小小的感情也就十分的融洽。

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也很听了院坝里老一辈的人在茶余饭后冲壳子、摆龙门阵说起的一些往事。那时候，因为人小记性也好，很多的情节就深深地印在脑子里，抹都抹不掉。

现在想起幼时的一些往事，心里就蛮激动。

我是在叶子烟味和茅台酒酒香里长大的，一回味起那四合天井院坝里东跑西颠的日子，难免就会童心大发。

这是现今生活在高层楼房里的孩子享受不到的福气。他们大都害着楼房幽闭症，也让人怪可怜的。

因为自小接触的都是贩夫走卒的小人物，在《错位的爱》里，当然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故事，没有起伏跌宕的情节，有的或许只是生活中的实在。

连那些在很多已经过去的岁月里影响到几代人的重大事件，我都只用素描的、淡然的心境去叙述它。既然已经过去，不妨冷静地去看，大可不必血压高涨的激动。

我不懂文学理论，虽然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。而且还试着写文章，这在内行和专家的眼里或许叫不知天高地厚。

但这都不要紧，只要自己感觉良好就行。

《错位的爱》里，我尽量采用口语化的表达方式，这可能使我的主人公们会显得不伦不类。因为是小老百姓，总难免有那么一些粗蠢的话语，这比起文明人要轻贱一些。

但谁叫他们是粗人呢，这也是我奈何不得的事。

在这些小人物中，我特别喜欢黄翰明、章蔚琳和方惠茹。他们没有啥子壮举，有的只是他们各自不同时代的三代人正常心态的表现，我为他们是付出了心血的。

蔚琳和惠茹这两个女人的命都不好。

她们遭到男人的遗弃，绝不是她们自己的错，只能算是她们生活的悲哀。

一种内在的倔强，使她们始终能直面自己的人生，这是她们内在的美。

自古红颜多薄命，这话不无道理！

我对这样的女人，总是寄予极大的同情。

我不晓得我为啥子要把那些已经流逝多年的故事重新翻腾出来。这在我，同样是一种痛苦和悲哀。

一九九六年十月三日

凤凰山麓陋室·播州

第一章

金秋八月，田地里的庄稼已经开始收割。

今年因为风调雨顺，新谷新粮陆续进仓，杨绍甫这个当家老汉，高兴得睡梦里都笑出了声。比起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、靠陈芝麻烂谷子填饱肚皮的庄户人家，他杨绍甫承祖宗的福荫，在这川南府顺的临江溪，守着几十亩薄田，靠租佃囤粮过着殷实富裕的小日子，算是知足的了。

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

这不是么，眼看中秋节快到了，三房儿媳都在忙里忙外的舂米打粑，除了么儿媳脸上时不时挂着欣喜的笑纹外，那老大老二的婆娘，总显得有些闷闷不乐的味儿，使得杨家大院里节日的气氛，硬在无形中被冲淡了。

这也难怪。中秋佳节么，谁家不讲究个亲人团聚。俩媳妇的男人，几年前外出做生意，很少回家，只是隔三差五的请人带个平安吉祥的口信或捎带点钱物回来。说是在外边一切都好，要家里不必挂心。

大儿媳妇还好，儿子已经长成半大小子，能够帮衬着干些粗重的活儿；二媳妇可就惨了，男人走的时候，怀身大肚的送他出村，这一去就是六、七年，俩父子至今没有照过面。

杨老汉一想起这两个不守祖业的儿子，就难免摇头叹气，那黄铜嘴的叶子烟杆，也就敲得门槛“笃、笃”的山响……

I

那年头，时局不稳，还真有那么一点兵荒马乱的阵仗。一般老百姓生怕哪一天一觉醒来，城头上又换了旗帜。特别是那些家里有个半大不细黄花闺女的，时时耽着一份心事。因此，趁早把女儿嫁出去的想法，也曾困扰过“恒达”杂货铺的老板章含芝。

好在章老板替女儿选择的丈夫，就是自家的徒弟。他很看得起杨亚生这小子的机灵好学、脑子灵光，便有心要把他留在身边。听说这杨家在临江溪虽不算首富，但也是有头有面的旺族。开始，他对这事还多少有些犯难，实在舍不得把如花似玉的女儿嫁到乡下去。后来仔细一想，自己的徒弟毕竟是信得过的。只要女儿有得好日子过，总比嫁给城里头那个败家子要强得多吧！咬咬牙，托人说媒礼聘，三回九转，便将女儿给了杨家。

这二媳妇章蔚琳能从府顺县城嫁到临江溪的乡下，也算是他杨家的福份。

杨亚生把老板的女儿娶进家门，自己仍在岳父的杂

货铺里帮忙。他虽只读过几年私塾，因为脑子好使，能写会算，没得多久，章老板便让他管账跑货，对他的信任，反而比自己的四个儿子还甚。这“恒达”杂货铺，在杨亚生的料理下，越加红火兴旺。

府顺在川南虽算不得啥子大去处，但因离盐都自贡不远，隔自流井更近，有沱江直下泸州，外运井盐极其便利，这府顺便成了热热闹闹的水陆码头。

杨亚生虽在丈人的杂货铺里学做生意，眼睛却盯准了贩盐运盐这条发财的路子。那时的川黔道上，只有自贡的“锅巴盐”卖，内地深处的城乡，“锅巴盐”特别的奇缺且价又高。官府盐梟把持得紧，寻常百姓之家，能得到半斤八两盐巴，便是无价的宝贝。

杨亚生几次给丈人提出借钱跑贵州，丈人也没得多大意见，认为这小子有胆有识，也很乐意资助。

有了借贷，他便和大哥冠生合伙跑起了这盐运的生意。几趟下来，虽耽了无数的风险，却着实攒了几笔，借丈人的钱也还清了。私盐贩运的生意，只要和官府盐梟拉拢关系，是可以带来高额利润的，但这风险委实太大了，一个不小心，便会倾家荡产。

他便与大哥合计着，在黔北的吴江镇盘了一家铺面，当起了二道贩子的盐号老板。这样，一可以免除官府税员的敲榨，二可以避开“棒老二”的拦抢。虽然利少了一点，但能手到擒来，坐吃俸禄。

几年下来，杨家兄弟二人在这吴江镇自立门户，生意越做越大。买田置地不说，还各自攀比着请阴阳、看风

水择地建宅，光光鲜鲜的过起了绅粮老板的日子。三天两头跑堂子、请戏班，成了吴江镇附近的名流大户。

这杨氏两兄弟抛妻别子六、七年，在外头吃香的喝辣的，日子过得蛮自在，在家的两房媳妇儿生活得着实不容易。尤其是逢年过节，心里的滋味儿真是难描难绘。不管怎么说，二十来岁的少妇，连说个枕头话、捂个脚的人都不在身边，半夜三更听着隔壁么兄弟两口子亲亲热热、嗲声嗲气的浪笑，那心里便像猫抓似的难受。男人那特有的滋味永远的留在了身上，想抹都抹不掉。更有那活蹦乱跳、乖巧听话的崽儿在膝边，怎不让人思恋万分呢。

杨亚生虽只是个农家子，但读了几年的私塾，又在县城里呆了很久，自有一番温柔体贴和男子气质，比起那些粗蠢的汉子强了许多。他在城里做生意，十天半月才能回家一趟，反倒比天天在一起长相厮守更平添了几分情趣。夫妻做一处，简直是道不尽的恩爱，欲情缱绻，把个章蔚琳侍弄得心花儿怒放。她没有读过一天的书，可她的女红针线却是城里乡下远近闻名的。左邻右舍大嫂子小姑子都喜欢她绣的花、描的朵，几个婆娘在一起，总是嘴不得闲的叽叽喳喳，倒也还不算寂寞。但兽有穴、鸟有窝，一旦大家散去，便又剩下她青灯孤影，难免凄苦。

明天就是中秋节，那天上的圆月清辉，白亮亮地照在三进穿堂的四合院里。树影婆娑，风声细微，仿佛伊人低语，窗前的一株丹桂，飘来一阵阵的清香。上房里传来几个孩子的嘻笑声，她才想起敏初已该睡觉了，轻启房门往上房走去。

她给公公婆婆道了安，牵着孩子往回走。可敏初一点睡意都没有，她自己也不想躺下，便只好牵着孩子，踏着银白的月色，往村口的桥头走去……娘俩久久地站在村口的小桥上，像两尊石像，不言不语，定定地看着南山的深处。她的思绪又回到了当年送丈夫远行的那一幕：也就在这小桥边，她千叮咛万嘱咐，望他早去早归。但时至今日，流水依旧、人也依旧，却总不见他的身影。是的，在家里钱不缺用、粮不断顿，可这并不是她生活的全部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心里还缺着点啥子东西。

望着天上皎洁的圆月，不知道在山那边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照着她的月儿，会不会也照着他；而桥下的流水，也不知能不能流到他生活着的那个地方。流水中的月儿，被水波撕碎成了片片，仿佛自己的心儿也被撕碎成了片片……无声的泪，滴进了轻轻流动的水里。

她摇动着孩子的手，说：“崽儿，你爸就是从这里离家的，几年都不见回来，你们俩父子还没见过面呢。等哪阵有空了，我们去找他，你说好不好……”

孩子并不完全清楚母亲所说的“他”究竟是谁，只是不停地“嗯、嗯”着，算是对母亲的回应。听母亲经常的念叨，说他的父亲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做生意，要他长大了去那很远很远的地方找他。

他还什么都不懂，只温驯的“嗯、嗯”着。

要说这杨家的公爹婆母，对她们这三房儿媳是没得

说的，三妯娌也处得十分的融洽。但章蔚琳总常常觉得心里有些空落落的，不踏实。她虽然包揽了一大家子人的针线鞋袜、补缀缝连，可其他的事却用不着她去劳心劳力。她比不得大嫂性子急脾气躁，宁肯在山旮旯里挖土、猪圈里喂猪，都不愿做那针头线脑的细脉活路。一闲下来，她就心里闷得慌。

好几次她都和大嫂商量着，要到黔北的吴江镇去看自己的男人。也不知大嫂是怎么想的，似乎对这事并不热心，而且还有些躲躲闪闪。问她想不想自己的男人，总是一句恶狠狠的话：“让那挨刀砍的在外边快活，免得在身边烦扰。我一个人过日子还要清静一点。”话说出口，却又泪光莹莹的可怜，心里怕是也有着什么难言之隐。蔚琳也没有花费心思去想她这抱怨的深意，只把这言语看成是守活寡妇人的幽怨气恼。又怎知道大伯子在前年回家探望，两口子在被窝里说的那一席话呢。

杨冠生大前年衣锦还乡，回家探视父母妻儿，悄悄地告诉了自家婆娘一个天大的秘密。说二兄弟在吴江镇讨了个姓许的姑娘做二房，那许家其实并不清楚他在家乡有老婆孩子。这叫许淑贞的姑娘，也是镇上有头有脸的大家闺秀。人也长得端庄秀丽，只是比二弟媳显得娇小柔弱一些。说了这番话，他还千叮万嘱，要自家婆娘不必多嘴，免得闹出人命。大嫂当然也就噤若寒蝉，几年了都没敢开腔给蔚琳说。这杨亚生在外另有新欢，真所谓“乐不思蜀”，多年来不肯也不敢回家。

当杨老大信口开河向婆娘说起老二的事时，想不到

竟会引火烧身。婆娘家本就疑心病重，自是不依不饶地讯问他：“是不是在外边也有了艳遇，是不是在吴江镇也养了二房？！”搞得杨老大有口难辩，一阵阵的赌咒发誓、一阵阵的解释声明，说自己在外绝不敢有收二房的事。但她总是不相信，自然一顿撒泼，一顿放刁。他最后不得不承认在跑生意当中，难免忍不住饥渴，有过拈花惹草的事。这火爆性的妇人，心里哪能容得下这等事情，两口子便在床上来了个翻江倒海、闷不声儿的斗气。

杨冠生自知做错了事，没有敢大声嚷嚷，怕因此把事情闹大，让父母和弟媳知道老二在外养二房婆娘会闹出人命，便任婆娘在他身上撕咬抓掐。一场肉搏下来，胳膊腿当然是青肿紫瘀。惹得他火气，气恨之下撕碎了她的衣衫，让她光不溜腴地在床沿里翻滚，被头枕套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。说也奇怪，这肉浪颠腾、狠拼恶斗，恰似久旱逢雨，竟然让她凝浆结果，孕育了花朵儿似的一个女儿，如今已经三岁多了。

章蔚琳一门心思要到黔北的吴江镇去看看。趁着中秋佳节，她带着孩子回府顺城给娘家问安的机会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。她向母亲诉说自己这六、七年来一个人拖着孩子过日子，实在艰难，尤其是这守活寡的滋味，真让人受不了。母亲细想女儿嫁到临江溪这几年，虽然杨家公婆待她不错，可毕竟是一个人过日子，也不免为她唏嘘。于是，便窜掇老头子给亲家说说，让女儿远行一次。

如果可能的话，不妨就让她到亚生做生意的地方去，帮衬着做些家务事，又何必夫妻分居呢。

开始，章老板还真有些舍不得女儿远行。他章家有四个儿子，女儿却只有一个，平常里就十分的宠爱。

想起小时候的蔚琳，为使她成为府顺城里的大家闺秀，要她娘给她裹足。一双稚嫩的小脚丫被裹足布缠得紫肿紫胀的，骨头骨节都变了形，半夜三更的哀嚎，让人听了心疼。后来，民间兴起了革命，他的“猪尾巴根”似的长辫也被革命党按住头给剪掉了。原来那种“身体发肤，授之父母不可毁伤”的古训，也像是可以破除的。于是，他带头把女儿又长又臭的裹足布给撕掉了，让她变成了“自由足”，章老板至今还暗自庆幸当初做得对。

要不，女儿那一副高挑的身材，配上一双小足，鸡喙米似的一颠一颠走路，还真不知有多丑呢。

对女儿的事，他舍不得她远行，固然是他的一片爱心。但她终归是嫁了人的，比不得在家里由自己做主。在女儿的眼泪和老婆的絮叨中，也只好点头答应了。

但女人家出门，比不得男人那样洒脱，说走就走。

他专门派了徒弟阿祥到临江溪传话，请亲家公杨绍甫到县城里有名的春坊茶楼叙旧，说有要事相商。

杨老头不知章含芝有啥子要紧事，也没有耽搁，只是临出门前着意的收拾了一番，要老婆子从衣箱里翻出平日轻易不穿的崭新靛蓝直布长衫，头上缠了丝绸白帕，脚上也换了双青布缎面白底平鞋，拄着三尺来长的黑竹子烟杆，颠儿颠儿的赶了二十多里路，到城里的春坊茶楼和亲

家公照面。

两亲家平常里各忙各的，难得见上一面，见面后自有一番亲热，特别是杨绍甫，经年累月都在田间劳作，哪有这闲功夫到城里的茶楼酒肆来悠哉游哉。和亲家公一顿寒暄、一顿礼让过后，便直截了当地询问章含芝，这两天乡下正忙着收谷进仓，有啥了不起的事要“雷公火闪”的派人传书带信地邀他进城。

章含芝也是个爽直人，并不噜嗦，便把女儿要千里寻夫的事，告诉杨绍甫。

这杨老头一听此事，脸色就变得灰暗灰暗的，不免大声武气地说：

“好你个章含芝，你女儿嫁到我杨家这么多年，我可从来没有亏待过她哟！你老先生打的啥子馊主意？！”

他心里不禁有些委屈和凄凉。

说实在的，杨绍甫这些年来，对三个儿媳妇都很满意。对二媳妇章蔚琳更是青眼有嘉，不仅因为她是城里章老板的女儿，更主要是她人长得俊气又温驯，手也巧，一家老小的浆洗缝补全由她大包大揽，减轻了婆婆不少的负担。谈起这些，他还真有点眉飞色舞，自认祖上有德让他这辈子摊上了三个好儿媳。

今天亲家公说要让女儿去黔北的吴江镇投靠杨亚生，按理说他是无法反对的。可要让一个女人拖着六岁多的娃儿出门，他这个当公爹的，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心。世道乱纷纷的，还时不时的发生那么一点战火，尤其听人说起川黔交界的深山老林里还有“棒老二”出没，生怕章蔚

琳母子此次远行会多有不妥。

他可不赞成这件事。

章老板这种时候反倒显得异常的冷静，他又何尝不清楚远走他乡的艰难。可他更清楚女儿的脾性，说得好，她可以把心肝肚肠都掏给你；说得不好，拼死上吊都要和你斗一斗。算不定她认准的这件事，无论你何人相劝相说，她都会不哼不哈的走人，那就更加惨了。

他其实跟自己的女儿也是一般的德性，要是杨家真不放人，他也会拿了盘缠，让女儿一个人上路去吴江寻夫的。基于对女儿的那份慈爱，他耐着性子，反倒对杨老头左劝右说，最后总算征得了亲家公的同意。

好在两亲家都有一副爱儿爱女的心肠，这事也就在平平和和的气氛中定了下来。

杨绍甫兴冲冲地进城，却一脸没精打采“蔫蹋蹋”的神态返回了临江溪。屁股一落凳，他就把一家老小召到上房的堂屋里，话还没得说上两句，殊不知却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大儿媳妇吵着也要去投奔自家男人。

她说：“你们不让我去找杨老大，是你当公爹的不公平。你是看着章家有钱有势，便依了。我吴家可也是有头有面的，钱财也还是有得那么几文的。好，你们既然偏心，我就把这一儿一女留给你们杨家，回我娘家去！这守活寡的日子我也算过够了。要看不起人，我和老大打离婚算了！”

这老大媳妇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将在座的人心里哭得

乱乱的。

章蔚琳看着不是个事，赔着一个笑脸坐到她的身边，轻轻的劝慰着说：

“你这没良心的熬婆娘，我啥子时候得罪了你，要你来编排我娘家的不是？我章家啥子时候算是有钱有势了，何时又仗势欺负你了？自家想男人了，就直截了当的吼嘛，何必借题发挥呢。”

“你这婆娘儿晓得个屁！我不这样捅老头，他会放我和你一路走么。”

大嫂也悄悄地轻声在蔚琳耳边说，只是已经破涕为笑了。

“爹！既然大嫂执意要去，就让她去吧。免得我一个人千里迢迢的，连个商量说话的人都没有。”

大媳妇放出了刁蛮，二媳妇又软语相求。

杨老头左思右忖，觉得她们都说得在理，事情也由不得他不考虑，咬咬牙，只得点头同意两妯娌结伴同行。

章老板请了府顺县城百说百应的铁嘴朱先生，选了一个利于远行的黄道吉日，打点着让女儿上路。

这一天，沱江边府顺南码头，依旧像往常一样的繁忙，只是有那么一堆人却显得有些特殊，男女老少一大帮，在码头边抹眼擦泪的，一副依依惜别的阵仗。

因为怕路上不平静，章蔚琳主张少带细软箱笼之类的东西，免得打眼。